

唐山之好 唐山之美 唐山之新

古迹览胜

我家就在滦河桥边住(下)

本报记者 杨盛东



二

一桥飞架东西,天堑变通途。“滦河大铁桥”的建成,极大改善了当地交通,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货物行人畅通无阻。京奉铁路从这里通过,车站附近商贾云集,岸边千帆林立。它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桥由此还成为当时中国最长的铁路桥,成为铁路上的标志性建筑。它见证了詹天佑等中国工程师的智慧和勇气,也展示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精神风貌。

滦河大铁桥通车后,一直完好无损。直至1939年其上游新建的双线铁路桥(二号铁桥)通车后,老桥才停用。新建双线大桥是以钢板梁为主结构的铁路双线桥。之所以要修建双线铁路桥,是因为京山铁路随着运量的发展逐渐由单线变成了复线,到1929年除滦县到朱各庄区间外都已铺成双线,单线老桥成为瓶颈。加之1924年、1928年和1933年经过数次战争的破坏使老桥的技术状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等因素,对其进行改建势在必行。1933年主管京山铁路(时称“北宁铁路”)的北宁铁路局派员对老桥进行了调查,最后从综合因素考虑决定对老桥不再改建,而是择址另建一座新桥。1939年,在距老桥上游45米处,全长677.42米的双线滦河铁路大桥建成。1943年新桥投入运营,老桥改作公路桥。

1948年11月,唐山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阻止解放军南下,将双线铁路桥炸毁,

其中第2、4、6、8、10、14号桥墩的上半部全部炸坏,全桥40联钢梁中有24联落入河底,修复工程十分艰巨。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同时将老铁桥一端炸毁局部。解放军铁道纵队和唐山工务段、山海关铁路桥梁厂1400多人投入了对滦河老桥的应急抢修,保证了东北解放军顺利跨过滦河,并在夺取平津战役胜利的支前运输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修桥各部随后又转向对双线桥的修复,经过54个日日夜夜,双线桥终于恢复了通车,列车又顺畅地行驶在滦河之上。

为纪念这段历史,1949年5月在大桥的西桥头特立一座纪念碑,正面镌刻17个大字“北宁路全线补修竣工滦河大桥落成纪念”。在碑旁,解放军铁道兵第一支队还建了一座“光荣碑”,在抢修大桥的艰苦岁月中,26名荣立战功的解放军官兵的名字永远载入了史册。



三

1951年为适应公路交通需要,老桥拆除铁轨,铺以木板,做公路桥使用。直到

1974年正式公路桥建成后才停用。然而,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滦县,滦河大铁桥上游双线铁路桥和下游双线公路桥均损毁严重,但历经百年战火、风霜雨雪和几次特大洪水冲击的老铁桥却经受了强烈地震考验,只经过简单抢修便能行驶汽车,为大批救灾物资进入唐山提供了便利条件。两年之后,复建的公路桥竣工,老桥才最终“告老退休”。

作为我国第一座大型铁路桥梁,滦河铁路大桥已度过130多个春秋,从晚清到民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代,经历了战争、地震、洪水等灾害,历经沧桑,仍然屹立不倒。大桥桥身构造精美,气势如虹,蔚为壮观。大桥桥上的龙饰、太极图、刻石古法等民族元素凝结着中国人的智慧与才华,表达着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已成为不可替代的珍贵历史资源。

1983年和1998年,滦河大铁桥分别被滦县人民政府、唐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为县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滦河大铁桥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1月,它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现在,历经风雨的大铁桥桥面已封锁。作为我国第一座大型铁路桥梁,它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起步、发展、辉煌的历史,是不可多得的近代工业遗产。

四

“告诉你吧,你知道我们村老时候叫啥名吗?叫偏凉汀。后来,因为有了滦河大铁桥,有了滦县车站,车站改址后,才叫‘老站村’了。还有,你知道‘万年牢’是用啥制成的吗?是用熟石灰、糯米粥和卤水等成分制成的黏合物,根本不怕水泡,别说一万年,两万年也会紧紧粘在一起。解放以后老铁桥当公路桥用,因为是单行,桥两头都有交通员守着电话机,两边的车辆行人都先等在桥头,哪头人多,交通员先放行哪头……”韩学武老人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他所知道的与大桥有关的故事,还指引着记者看了砌在西桥头的太极图。

韩学武老人陪伴在老铁桥身边75年了,对老铁桥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亲眼看见了唐山大地震时双线铁路桥和下游双线公路桥损毁严重而老铁桥安然无恙的情景,亲眼看见了来自辽宁的解放军途经老铁桥驰援唐山灾区的情景,对詹天佑极为佩服。“这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贝呀!”韩学武由衷地说。因为热爱,也因为条件便利,韩学武还经常关注哪些人来参观、考察老铁桥。“我还告诉你一个消息,这老铁桥不久就要维修了,你要是感兴趣,就加我微信,维修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过来看看。”

韩学武老人身后,夕阳余晖洒在铁桥旁边的块块岩石上,我们一边注视着大铁桥,一边听着汨汨的流水声,一边遥想当年詹天佑指挥工人建桥时的情形,心中洋溢起满满的钦佩之情与民族自豪感。

韩学武老人果然是消息灵通人士。记者采访滦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得知滦河大铁桥确实即将进行修缮。今年4月3日,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滦河铁桥保护修缮工程结果公告。公告确定了本次修缮工程的工程范围为滦州铁桥本体,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植被清理,裂缝灌浆,条石归安、勾缝,毛石护坡砌筑,除锈、防锈和台面铺贴等。相信经过修缮之后,恢宏壮观的滦河大铁桥将更加长久地横跨于滦河之上。



食之有味小海鲜

唐瓦当



唐山沿海,唐山人大小爱吃海货,海货包括所有海产品,有干有鲜。海鲜一词,大抵只是从南方传过来的,如“生猛海鲜”。北方好像一直就叫海货,包括鲜货和干制品。

真正的海鲜,很多人以为除了鲍鱼海参就是鲜鱼活蟹,鱼要名贵,螃蟹要大,然后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吃法,如刺身、如生腌、如清蒸、如白灼,也多是南方的烹调方法。北方口味重,往往酱爆、辣炒、油焖,鱼大多红烧,寻常人家叫作“炖”。当然虾类也是归为海鲜的,什么斑节、基围、罗氏,全不如渤海湾的野生对虾好吃。

唐山虽然靠海,但市区并不滨海,跟着大连、秦皇岛人还差着一些口福,所以在困难时期,海货多是盐腌的,如凭票买的咸带鱼。即使不是咸的,大多也不鲜活,尤其是夏天,都衬着凉冰。比如鲜鱼、黄花、刀鱼、棘头鱼……熟对虾按对儿卖,一毛钱一对儿。但高蛋白质的东西不禁饿,还消耗脂肪,有那钱还买粮食呢。小时候,白雪虾和面条鱼算是一般海货,即使现在也算不上真正的新鲜,有干的,有鲜的,白雪虾见过嚼嚼乱蹦的,但面条鱼却没见过活的,据说它们出水就

死,《永平府志》称其为“出水烂”。这小小海鲜,唐山叫“嘎七嘎八”,虽然上不去台面,但食之有味。个人喜好,比较爱吃干的,因为里面很有些名堂。

干雪虾叫虾皮,也叫虾米。那时候买一两斤的虾皮,保不齐就会挑出不少干面条鱼来,这种面条鱼很挂味儿,也不太咸,可以就着馒头或饼子吃,也可以白口吃。运气好的时候,还能从里面挑出海蚯蚓来,弯弯曲曲的,跟面条一样,颜色黑褐,比筷子短些,身体两侧布满了绒毛。我一般会像伸橡皮筋一样拉到最长,然后趁断的时候搁进嘴里,这种东西很筋道,但进盐盘儿,甚至齁咸。在海边见过挖沙蚕的,一嘟噜一块的,捋干净,就是一条红红的虫子。我本以为沙蚕就是海蚯蚓,渔民却说,沙蚕又叫海蚂蟥、海蜈蚣,钓鱼用的,沙子里才有。海蚯蚓生活在海底,小头大尾。在海鲜市场见过一回活的海蚯蚓,顿时觉得心里发麻,吓得以后不敢吃了,就像一根根血红的筷子成精了,盘在一起蠕动着。



香辣味儿的,用牙签挑着吃,夜市上的主角之一,主要是喇拉那个调味料儿,甚至东北一带的喇拉虾也归于这类。小龙虾在过去甚至没人看得上眼,现在野生的居然吃得快灭绝了,还得人工养殖。同样不算海鲜的,还有小干鱼儿里的海潮虫,当然虾皮里也有,我都会挑出来单吃,一口一个。后来看见活的了,挤在一起咕嘟着,问卖家说这是海蟑螂,比过去家里的潮虫大些,长相却差不多,当然以后又不敢下嘴了。

同样没多少肉的海产小东西,还有海瓜子儿,我在三亚海滩上见过抓这东西的。渔民拉着筛子一样的东西,但下面有长方口,衬着网纱,在沙滩里划拉,就像农民搂草一样,走个十几米,把里面的东西折出来,就能找出盖着小小贝壳亮晶晶的东西,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寄居蟹,以及贝壳碎片。海瓜子儿我在北戴河吃过,主要是煮汤,那点肉还不如猫挠的多。寄居蟹在乳山也叫海怪,还有吃法,不过自从我在乳山吃了一回海葵之后,终于不敢随便吃了。

现在很多人以为凡是海里的东西都可以叫海鲜,渔民也是如此忽悠外地人。但很多东西当地人看都不看一眼,却会拿到市场和饭店里卖,满足饕餮们的新奇感。威海乳山有一家有些名气的馆子,海长,占了半条街,招牌是鲅鱼饺子。但鲅鱼饺子我做的并不比饭馆里差,饭馆里的鱼肉未必是鲅鱼的,也不俏鲜些。进到馆子里,顾客很多,我一直走到一条大案子前头,那里摆着各种海鲜,有一盆肥肠一样的东西,一咕噜一咕噜的,没见过吃过,服务员说那是海葵,有得意这口儿的。还有我不敢吃的吗?我连海潮虫(我曾叫它海湿湿虫)和海蚯蚓都敢吃,生吃过海蛎子和海胆,海葵还能把我吓倒?来一份红烧的!

食之有味,臭味也是味。端上来了,嚼不动,一股腥臭味儿。它有时候附着在寄居蟹身上,焦不离孟。看过海葵图片,貌美如菊,谁知道味道如菊花,怎么形容呢,

好像没洗的大肠头和在烂泥地里滚过十几年的自行车胎剪成段儿炖在一起,然后……我嚼的居然还是车胎!后来跟当地人聊海葵的味道,人家乐了:“就是这个味儿!你知道它叫什么?海腿根!也叫海屁股!海葵过去没人吃的,腿眼子能有啥好味道?”海腿根,渔民诚不欺我!付出了味蕾炸裂的代价给它起了个同样炸裂的名字。我算明白了为啥跟大肠头一个味,人家大肠头只是滂臭,这家伙还腥!

他之蜜糖,我之砒霜。还真有喜欢这口儿的!嘴馋的人没耳性,过了几天,又在海边买了几个海星,煮熟了,特意问了臭不臭,答曰挺鲜的。掰开吃了,还好,没有那股子怪味儿,满罐儿籽,就像秋后的刀螂和蚂蚱。阳春三月,大量海货上市,去市场,看见小时候吃惯了久违了的花腰儿、狗儿虾和老红虾,这是唐山三四月份常见的东西,前两样二十五斤,后者四十五斤,因为它怀抱籽。相比一百斤的面条鱼,算是便宜的,于是各买了一小兜儿,顺带买了几个发面的玉米饼子,回家掐味着吃了,瞬间回到了小时候。

唐山有个词儿,叫“古刺嘎儿”,就是稀奇古怪、杂七杂八、边边角角甚至零零碎碎的意思,不知是蒙语还是满语,总之听着不像汉语。其实我挺喜欢这些个“古刺嘎儿”的小海货,如有机会,我还想尝尝铁丝网一样的海百合、塑料品一样的樽海鞘、佛手一般的藤壶,当然“海腿根”除外。对于吃不起海鲜大餐的我来说,至少聊胜于无,而且还能找到童年的感觉。



天堂没有粉笔灰

薄文磊



2024年8月21日晚,一轮静默的月,悬在寻常夏夜的帷幕上。父亲薄庆安先生,如他案头悄然合拢的一卷古籍,在晚餐的余温里,于睡榻之上,将八十五载春秋轻轻归还给了永恒。没有预演的告别,唯有猝不及防的巨大寂静,在时光的河床上刻下深痕。周年之期,思念如墨,洒染心笺。

父亲生于1940年元月,生前是唐山十六中的一名高中数学高级教师。1962年,他从河北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彼时的津门风华,连同起士林冰棍的清甜凉意,都成了他偶尔回望青春时,唇边漾开的温柔涟漪。他灵魂深处栖居着一位文人,醉心于历史的烟云与古典的辞章,诗词歌赋是他精神的故园。我曾疑惑地问父亲,为何不择文径而行?他语气温和地回答,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选择数学,是他选择的另一种报国诗行。

祖父薄云鹏先生是开滦的二级司员,祖母孕育了五女五子的繁枝。父亲作为长子,承袭了家族最初的暖阳,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宠儿。这份温室的滋养,或许正是他一生温润如玉、不争不扰的底色。讲台上下,家中内外,他始终是那泓宁静的深潭。

这份温润,也流淌在他的教学里。父亲备课极其精心,更难得的是,他巧妙地将深厚的文学素养融入严谨的数学课堂。我清晰地记得,他讲过一个单元,竟从“达·芬奇画蛋”的故事切入,深入浅出。令人称奇的是,那一年(1980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正是“读画蛋有感”!这奇妙的巧合在校园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足见父亲备课的用心与独到。父亲略有洁癖,尤其不喜欢粉笔灰沾染衣衫。因此,他练就了一项“绝活”——课前必定反复推敲,把整节课的板书内容、布局都烂熟于心,力求一节课下来,工工整整、逻辑清晰地写满一黑板,寸土必争,极少擦拭。学生们常说,看薄老师的板书,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他的威严,是无声的月光。他从未厉声呵斥过学生,更没有责打过谁。只需他一个沉静如深潭的凝视,顽石般的少年心,便在那温和而深邃的目光里,悄然溶解,归于澄澈。这份力量,源于他骨子里的仁厚与从容。对我,他更是春风化雨。记忆中唯一一次“惩戒”,是我幼时懵懂,将他新得的书卷失手坠入“尿盆儿”中。那象征性的一记手板,轻如羽毛,我竟还仰起小脸,奶声奶气地惊叹:“爸爸,你还挺有力!”这画面,成了岁月里一枚温润的琥珀,包裹着啼笑皆非的暖意。

父亲不会骑自行车,每天上下班都要步行近一个小时。即便如此,他怕我在学校吃不好,几乎天天都会去离校两公里外的饭店给我买饭。他体型偏胖,每次提着饭盒风尘仆仆地回来,总是满头大汗,一边喊着“热死了,热死了”,一边不停地用毛巾擦拭。那汗珠滚落的瞬间,是父爱最滚烫的注脚。

父亲毕生最大的嗜好,就是买书、读书,家中藏书汗牛充栋。搬家时,光整理书籍就花了一个月,忍痛割爱送出一大批后,仍剩下整整二十箱。他常幽默地自嘲:“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买太多书,到死也看不完啊!”令人惊奇的是,父亲直到八十高龄,眼睛依然不花,能清晰地阅读书上的小字。书籍,是他精神世界的广袤天地。他对现代电器却敬而远之,除了干电池收音机,电视、冰箱、洗衣机于他而言,皆是危险的“雷池”。这份固执,是他与世界保持的一点可爱的距离。

父亲身体一直很好,除了职业病静脉曲张做过手术外,一生几乎没生过大病,没住过院。这般的突然离去,像乐章末及高潮的戛然而止,留给我无尽的“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断弦之痛。爸爸,此生太短,短得来不及好好道别。若真有轮回,我愿做您膝下那个仰望星空的孩子。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父亲特意喊来我的小儿子,叮嘱他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几天后,他便携着这永恒的信念,融入了无垠的星海。

亲爱的爸爸,又是一年秋风起。此刻的天堂,想必洁净如洗,再无您厌弃的粉笔灰了吧?您可以尽情挥洒数学的诗行于无尘的黑板上,亦可在永恒的图书馆里,信手翻开任何一本未完的篇章。您工整的板书,是刻在我心版上的不朽铭文;您汗湿的衣襟,是记忆中永不干涸的咸涩海洋;那句“唯有读书高”的遗赠,将永远在家族的血脉里回荡。

爸爸,思念是今夜唯一的月光,铺满了通往天堂的路。愿您在彼岸,永沐书香,安享无尘的宁静与恒久的喜悦。